

与其它大江大河相比，淮河只能算一位年轻的后生。在三千年前，它才在属于自己的河道上呼风唤雨，可这并不影响这方土地之上，桑绿百里，鹭鸟飞翔的诗画之美。

淮河因鸟得名，鹭鸟也成了淮地部落的图腾。我无数次走近淮河，落入眼底的多是代表昼夜之色的白鹭与灰鹭，那份灵动的诗性与安适里的优雅，令人情有独钟。

不论是大河两岸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之说，还是自身成了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关于它的沧桑和定位都会从无数史志典籍里像潮水一样涌来。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在我想来，仅是上述极简的风景就足以令人向往了。

“人到淮河意不佳”，大宋诗人杨万里未至此处，难道就把自己的认知沉入“鼓钟将将，淮水汤汤”的悲欢离合之中了？

霍邱，这千年梦城，从一别湖北麓、淮河中游南岸，当是一处什么样的容颜和风情呢？

“华夏风水河”的千里江淮，早把霍邱当成自己的掌上明珠了。

三千多年前的霍邱是什么样子，我不得而知，可我猜想，在这里的丘陵，在这里的河谷滩地，先人们随意地唱着俚歌，光阴似鱼儿一般，悠闲地从身旁游过。

披荆斩棘，烧荒种田，纺纱织布，然后繁衍生息，这片土地就是我们先人最初的家园。

我无法勾勒出三千年来斗转星移的更迭和诗情画意的沉淀，从一丘一塘一花一草中，还是能领略岁月悠悠和沧海广袤。

蓼蓼者莪——《诗·小雅·蓼莪》。

前往霍邱的路上，我看到一种高大茂盛的植物，从水洼里一直长到岸上，用浅蓝色或紫红色的节茎来撑起光阴的绚烂。

从县城走了328国道，行不多久即转入032县道，朝霞才刚刚升起。

菜花金黄，桃花粉红，梨花雪白，它们似乎在炫耀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盛景，唯有算不得高的杞柳用翠绿的枝头像向每一位前来的人打着招呼。

有水有景的地方，适合晴天来，也适合雨天来。天晴时，可以站到高处，眺望远方，凭风怀古，人的胸怀或许比海还辽阔；下雨时，在河边觅一处遮雨之所，或在伞下走上乡间小径，心底那份情丝轻易便会勾起。许多民居，不下雨的时候已是十分端庄，若下了雨，

走进淮河文化园

黄 睿

烟雨朦胧，更添迷幻。

可以这样说，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文故事，所有繁衍生息，最初都是围绕淮河展开的。

曾经水来成湖，水去成滩，如今早成了美轮美奂的风景了。渔船或远或近地泊着，仿佛是琴键，一篙或一橹都可以让旋律走起来。

如果说霍邱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那淮河文化园就是不息的心脏。

渐行渐远的传统农耕文化，在这里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脚步未入，淮河文化园就向我敞开了大门。

长淮壅断，关塞莽然乎？

如果将天地拟作一幅画，那田野与淮水是画中国有的意象，不管是远视还是近观，它们都不是孤立的。

在淮河农耕民俗馆里，犁、耙、耩、石磨、石碾、水车，将历史里的画面一点一点影射出来。从这些物件上，阡陌之乡的印象跃然纸上。

有些物件，年代虽算不上久远，倒也令当代年轻人无法辨识。

六千余件物件，一一替我指认时代的转折。用手触摸，一脉相承的余温尚在。

刀耕火种、协田耦耕、耕耙耨法……原汁原味的传统农耕风貌里，社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淮河这幅画卷才有十足的底气悬于天地间。

老夫搔手且低声，惊心犹恐淮神听。

与洪灾、战乱、蝗虫相处的场面里，有“凿井而饮”的抗争，也有“靠天而食”的无奈，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你方唱罢我登场。

筑坝用的歌锹，拉土拉石用的小推车在角落里还在摩拳擦掌，属于它们的淮河，是不安分的，波浪翻腾，自然需要拦阻需要管束。

“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苦难

画面，此起彼伏。

治淮工地上，红旗猎猎，劳动号子气壮山河，日月换新天，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治淮工程挖出的地下深层泥土，是被杞柳渣抬上来的，极具胶黏力，是制作各种泥塑的绝佳材料。

人们利用农闲和阴雨天休闲时间，在一番调和摔打揉捏之后，让它有了另一种生命。

在临淮泥塑艺术馆，我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大河深处最原始的气息。

摆弄这些泥土，最简单的果蔬、农具、家禽层出不穷，件件洋溢着生活情调和散发出乡土温暖。

令人大开眼界的，是《岳母刺字》《苏武牧羊》《花木兰》等非常鲜活，《长征》《五壮士》《八女投江》等红色经典令人豪气万千或扼腕长叹，《五福娃》《农家乐》《田园小景》《童趣》等喜闻乐见的作品，又神态各异，淮河身畔的幸福四溢，令人心情一下安逸闲适下来。

传统文化，附着在泥土上，给人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

在艺术馆的中心位置，是一位女人的泥塑，她双手放开怀里的婴儿，而婴儿还在抓着她的衣服，努力贴近母亲的乳房。栩栩如生的泥塑，让心一下紧了起来。

这历史的、时代的、文化的印记，藏有乡土纯朴、真挚、执着的爱。泥塑艺术馆里，众生像济济一堂，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吗？

从泥里来又到泥里去，是一种宿命，却又可以泥展示出来，日月就是在这样的表达里，慢慢老去，可在这方土地上，杨柳始终依依。

根扎在泥里，喝着淮河水，在阳光下可着劲儿长着，风霜雪雨只是过客，坚守总会有一片璀璨的天地。

在临淮文化博物馆，历史一点一点向前溯着。

朱元璋曾称杞柳为“金根、银条、穷人饭瓢”。杞柳是穷人的命根子，历经万苦，长得依然茂盛。说柳，何尝不是指人。

柳编的品种有两千余个，多为传统工艺编成的几十种家庭日常用具。精编、细编、透花编、套色编、染色编、混合编等几十种编织技巧，就是几十种声部。齐聚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音乐会就开始了。

选料、浸泡、漂白、清洗、编织、修整、熏蒸、染色、晒干、包装，每一道工序都需要一丝不苟，方能存世久远，令人爱不释手。

从实用到点缀生活，从简到繁复，生活质量也在这些器具的精益求精里慢慢提高着。

历史钟鼓远逝，淮河声韵悠扬。

在我眼前摇曳的，是杞柳在一番大绿之后哲思。

天南海北四处奔走的淮河人，始终放不下的是对故土的眷恋。历史的到来和远去，就像河水一样无声又富有生命的张力。

不管走过多远的路，到过多少个地方，又看过多少风景，文化园里的风景当是淮河人心中最深情也最难忘的一处精神坐标。

千年古蓼逢盛世，万里长淮迎宾客。

诗人是在这样的一个月天，徜徉在这大河身畔的呢，有人为此专门做了考证，其实这样的文笔、这样的意境、这样的故事和这样美丽的诗句，只能就是诞生在淮河身畔。

从最初的纯真，到后来的不羁，历经世事，后终归淡泊如淮，淮河只用了三千年的时间来轮回一场成长的洗礼。

没有哪一条河能跟淮河一样，当我翻阅完资料准备写下这条河的起起落落时，也就差不多翻完了半部华夏史。

回程路上，夕阳西下，一处大院内，须发皆白的老人在编织器具，周边站了一圈不明就里的孩子。

河面被落日染成淡淡的红色，灰暗的天空下，几只鹭鸟扇着翅膀……

倏忽间，太阳就投入河里，那些诗画场景也在迅速消逝的光线中悄然隐去，唯有文化园站得笔直，等待明日的朝霞卷起。



身落月亮湾

张 建 春

知霍山有琼浆迎驾贡酒，洞藏更美。知霍山米斛进典籍药典，是为仙草，救苦救难。还知霍山有十万大山，山藏明媚，佛子岭水库是明媚中的大者。之外，对霍山就知之甚少。

走进霍山东溪乡月亮湾作家村，我心为之悸动。作家村三面环山，被青黛护外，尽管是秋天，绿还是主色调，有花开，碎状，星星点点，无名的好看。作家村由淮海机械厂的旧址改建，修旧如旧，一抹抹沧桑留迹，沧桑而不破败，无落魄感。溪水潺流，从作家村穿过，宁静中多了动感，让人浅想，却不向深里去。

淮海厂原为三线厂，三线是段历史，历史沉重，好在翻过了一页。据了解，淮海厂原是生产枪炮子弹的，原汁原味能打得响，引出爆破声的枪炮子弹。辉煌过，但“陨落”了，陨落不是没落，个中的原因还是个历史的进步。淮海厂转身为作家村，真的是个奇迹。创意者有眼光，建造者有胸怀。

枪杆子、笔杆子走到一起，相互融合，冥冥中绝非巧合。

机声隆隆，换成了笔走龙蛇，或键盘的敲击声。荒芜的厂房、车间也换了名字，什么“枕溪书院、枕溪山房、作家创作室(山花巷)、印象居、溪园”等等，文风气息实足，大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意味。

我在惊奇中发了会呆。有两样巧合。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在一家工厂工作过。作家村或淮海厂和我工作过的工厂有太多的相像，尤其是大而高的车间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道路也一样，笨拙、厚重，这路是走承重车辆的，不同于步行、漫步的路。在作家村行走，不由想起在工厂里的日月，不免多转了几圈，让心消停消停。二是淮海厂从山中搬出，落坐在故乡的土地上，华丽转身之后，成了现代化的大企业，而它的根还是在东西溪乡的大山里。这样我的故乡和现在的作家村就有了关联。无巧不成书，作为一个写作者，对此会想得很多。

我所住的工作室是简陋的，小二层，我猜想过去该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区。我住二楼，楼梯却在楼外，楼梯平缓，被青苔和野花布满，令人发幽古之思，令人和自然又近了一层。推窗而视外，小瀑默然，有一群白鸭飞上飞下。是飞，飞得短促，却将飞的所有动作完成了。白鸭有野性，有返祖之态。好的是窗口有桐花在开，微香，老熟的秋里，这桐花很是另类，越过桐花看白鸭飞，之后就是车间和茫茫一片的山了。山藏着什么？我就不透了。山似苍穹，可永远关不住翅膀的，连家鸭也是飞起来了。

不过，有一只叫“沙和尚”的鸟被关进笼子里了，主人说养了十年，已不会飞了。沙和尚不会念经、不会托钵，倒能将瓜子一个个剥了，捡进食盆慢慢享用。作家们对沙和尚有兴趣，发不同的议论，沙和尚不管理，自得地梳理羽毛。沙和尚是山中鸟，困在笼子里面，它永远搬迁不出去了。

晚上好静，我突然想写作了。我用手机的留言簿写作，不受环境限制。我甚至没思考，写下了题目《隔世》，是篇笔记体小说。我以淮海厂为背景，表达的是“寻旧”“隔世”的主题。思如泉涌，文字似水滴了出来。我让主人公留在了山里，留在大山的厂里。有些戚戚，我写的是自己。

作家村原是这般的，让一个写作者找到源头找到自己。善莫大焉。

推窗望月，月升起来，浮在群山之顶，精致极了。

第二天，于大车间开会，作家们围桌而坐。不听机杼声，但听心狂听。侃侃而谈中，文学的应有之义汩汩道来。三线文化是可找到源头的文化，它所包含的元素是可以一个个数落的，可又是永远数不清的。

会中开小差，我在野外小走，有花开，有蜂飞，有鸟鸣，有种子落，还有一家家的亲子游，一家老少尽显兴致，孩子虽小，却能指着车间，说：里面有书，有故事。实在是好的，我心狂跳。

落叶一遍，在道路上翻滚，山风不受限制，东西南北上下乱刮，落叶便闲不下来，它们乱冲乱突，像是会一直活脱下去的。月亮湾作家村不受这些影响，它大气地以青春的姿态老熟着秋阳。

身落月亮湾，我珍惜在这里的分分秒秒。



二嫂的水豆腐

王 乾 志

二嫂的水豆腐做得好，白嫩光滑，颤巍巍的夹入口中，舌头一抿，就化在了嘴里，馨香就在味蕾上绽放开来。

豆腐好吃，做起来不易。凌晨两点，别人还在做着美梦，二嫂已起床爬起，净手，开始磨豆浆。黄豆是头天晚上泡好的，沥干水，用葫芦瓢慢慢灌进石磨中间的小孔，被蒙上眼的小毛驴一圈圈吱扭吱扭拉拉起石磨，乳白色的豆浆就滴滴嗒嗒地落入木桶。磨好豆浆，下一道工序就是煮浆。二嫂把磨好的生浆倒入大铁锅，边煮边撇去锅面上的泡沫。豆浆煮沸，开始点卤。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点卤是做豆腐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豆腐好与坏，全看点卤水的技术是否老到。二嫂点卤不用石膏，用的是盐卤，这样做出的豆腐更加水嫩，但也要求技术更加过硬。每次，二嫂都能点卤恰到好处，几分钟，豆浆便凝结成白花花的花豆。

这时，取来豆腐模子——一块边沿很低的方形木箱，铺放进一块方形的纱布，把豆花小心地舀进去，木箱填满，盖上半木盖，上面再压上一块石头。二十分钟后，水份压尽，豆腐就压实成型了。

二嫂横着打几刀，竖着打几刀，就成了大小均匀的一板豆腐块。所有的工序完成，二嫂揉揉眼，喘口气，看向窗外，天才麻麻亮，二嫂就站在院里的老杏树下喊一嗓子：“豆腐做好了，捡豆腐啦——”人们就陆陆续续端着盆边走边系着衣服扣子进了二嫂的院门。

二嫂的手艺是和二哥哥学的。二哥出车祸那年，葬礼结束，二嫂一头扎在炕上。娘家妈劝她：“想开点，关了豆腐坊，有合适的人家，再往前走一步吧！”二嫂看了看刚刚十岁的儿子偏头，摇摇头，没说话。半个月后，嘹亮的卖豆腐声又在老杏树下响起，看着水嫩光滑的豆腐颤巍巍捡进盆里，捏一小块放进嘴里，味道还是那个味道。看着同样水嫩光滑的二嫂，人们就竖起了大拇指——这女人看起来多柔弱，内心就有多倔强。

二嫂长得美，虽然年近三十，和二十岁的姑娘站在一起，那种成熟妩媚的风韵反而更胜一筹，迷得村里村外的男人心里猫挠一样痒痒难耐。二狗捡豆腐，看见二嫂豆腐一样水嫩的胳膊和脖颈，没忍住伸手捏了二嫂胸部一把。二嫂变了脸色，摸起菜刀劈头砍下，吓得二狗一溜烟地跑，豆腐盆掉在地上都忘了捡。二嫂仍不饶他，站在老杏树下骂了他一个时辰，骂得二狗三年不敢照二嫂的面，也骂得村里村外那些男人蠢蠢欲动的心思熄了火。大家又竖起了大拇指——这女人看起来多妩媚，内心就有多刚烈。

偏头不争气，十八岁那年，伙同两个混混抢劫，案发，判了一年，二嫂大病一场，病刚好一点，照样挣扎起来做豆腐。偏头的同案犯，家里使了钱，不久就从狱里捞了出来。别人也劝二嫂使钱捞人，二嫂不干，却拿出多年的积蓄新盖了亮堂堂三间红砖青瓦的大房子。偏头在监狱里没少吃苦受罪，度日如年，出来见二嫂舍得钱盖房子，却不不舍得使钱捞他出狱，从此不和二嫂说话，也不叫娘。二嫂也偷偷抹过眼泪，但那该干啥干啥，脸上从不流露。知道娘心硬，偏头却也从心实做人，再不敢胡作非为。三年后，偏头的两个同案犯再次抢劫，情急时失手杀了人，家里花光了钱也没捞出人，最后吃了枪子。二嫂却给偏头娶了一个又漂亮又踏实能干的媳妇。村里人再次竖起大拇指——这女人看起来多心狠，其实就有多智慧！

太阳升起落下，小草青了又黄，二嫂的日子在磨盘吱扭吱扭的响声里一天天过去了。五十九岁那年，风华不再满头花发的二嫂得了癌症，晚期，躺在炕上的二嫂看看亮堂堂的房子，齐齐整整的院子，踏实能干的媳妇，阳光帅气的孙子，脸上没有一丝沮丧，反而有了一丝笑意。二嫂把偏头叫到跟前。

“偏头，我知道你恨娘，但娘不怪你，人这一辈子，很多事你得自己想清楚。”

“当年，你姥姥劝我改嫁，我怕后爹对你不好，才没答应。多亏当年和你爹学会了做豆腐，豆腐便宜又养人，是好东西，我死后，豆腐坊最好还能开下去。”

“那年你进了监狱，之所以没花钱捞你出来，不是娘不疼你，是你脾气倔，不吃足苦头，怎知悔改？”

“你媳妇踏实能干，我放心。只是孩子一定要教育好，该打打，该骂骂，不要过份宠溺，重蹈你当年的覆辙。”

“柜子里有五万元钱，你交给村长，让他维修校舍。咱家有今天的日子，都是乡亲们喜欢咱家的水豆腐，咱得有啥感恩，咱拿出一部分回馈村里，理所应当。”

“娘唯一遗憾的，是你十多年没叫我娘，但娘像自己做的豆腐一样，活得清白，死得明白，娘不后悔！”

二嫂的眼睛闭了，一直不说话的偏头“噢通”一声跪了，撕声裂肺喊了一声：“娘——”



《山居秋暝》节选(唐·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流冰 摄

镜子

欧吉忠

是去办理了离婚手续，孩子判给了刚子。离婚后，很多朋友，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大家都在为刚子的“再婚”事操心。刚子也见过两位女孩。一个不肯接受孩子，另一个倒是温和贤惠，但是孩子不喜欢，小东伙除了自己的妈妈，谁都不要，刚子很无奈，只好打消了念头。

有一次，刚子的弟媳给孩子喂饭，小侄子却不乐意了，两个小东伙发生了争执，侄子把刚子的儿子从弟媳那里推开，不许他靠近自己的妈妈，还说，你你自己妈妈喂饭了。刚子的儿子的眼眶里全是泪，但是却没哭出来，只是用既无助又可怜同时还夹杂着

些忧伤和乞盼的眼神看着刚子。那一刻，刚子的心碎了。

当天晚上，刚子找我聊天，开始反思他的婚姻，刚子说他的性格太孤僻，脾气不好没有耐心，做事不讲究方式方法。刚子还说，当初和巍巍组成了家庭，认为是一家人了，恋爱时的热情也冷却了，从而忽视了感情上的沟通，和对爱人生活上的关照，现在回头想想，这才发现巍巍并不容易，工作辛苦，下班后还要做家务、带孩子，有些怨言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他却没有体贴巍巍，反而选择了躲避她……

我顺着他的话继续分析，说巍巍当初的

淘尽棱角

我离开的时候
孩子在扬花，玉米在结穗
我七岁的儿子
已经懂得忙前忙后
替我张罗

年迈的公婆是我带不走的行囊
那就留守吧
在我灵魂疲惫的时候
在我无力支撑的时候
回到这里
歌一歇

我永远深爱她
投以最眷恋的目光

我爱平岗

如何能够不爱她呢
那宽阔的马路，富饶的田野，成群的牛羊

金黄的麦浪
哦，我想起二十岁的那个清晨

诗歌

我爱平岗

李 艳

雨台村

这是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
这是叶集区下属的一个小村子

这里住着我的父老乡亲
住着我的幼年、少年，和青年
这里住着
我父母的亡魂

这里的山不高，只要站在山顶
就能看清世界
以及自己的灵魂。这里的水
不是很甜。只要抿上一口
积聚起来的污浊就能
一散而尽
这里开着世上最美的花
以及永恒的爱情

双井村

我是被移植在这里的一株草
把最美的花期交付给这片土地
在这口井水里饮尽甘苦

这里的风不大
却能吹彻我全身的脉络
以及我的思想

一群惊飞的鸟雀

我爱晨曦中的平岗
桂花的香味挂满每一个屋檐
我爱正午的平岗
成熟的气息萦绕在一座座精雕细琢的房梁上
我爱夜幕下的平岗
星辰的光辉
落进勤劳善良的农人梦乡

如何不爱她呢
我美丽的
平岗

东石笋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543385541@qq.com